



现代快报 2016/1/9 星期六

责编:白雁 美编:江佳镁 组版:郝莎莎



曹军

平湖冬安 湖上清赏·曹军 马辉书画展

展览日期:2015年12月15日-2016年1月15日
展览地点:南京市汉中门大街65号星湖饭店7楼



马辉

1968年12月出生,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博物院、南京书画院特聘书法家,南京艺术学院首届MFA艺术硕士。

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学习书法,得黄敦先生指示津途,书法作品先后获“全国第四届中青展优秀作品奖”“第七届中青展全国奖”、先后入选全国首届新人新作展、五、六、七、八届全国书法篆刻展、四、五、六、七届中青展、全国首届楹联书法展。创作之余也做书法理论研究,书法论文获全国第五届书谱奖、全国首届篆刻理论研讨会优秀论文奖,并入选赵孟頫国际书学研讨会、王铎国际书学研讨会、海派书法国际研讨会、淳化阁帖国际书学研讨会等国际、国内大型学术活动。出版有《魏晋南北朝书法史》(合著)等。书法作品被北京中南海、中国美术馆、江苏美术馆等大型机构收藏。

扎实深入传统

□辛尘 薛龙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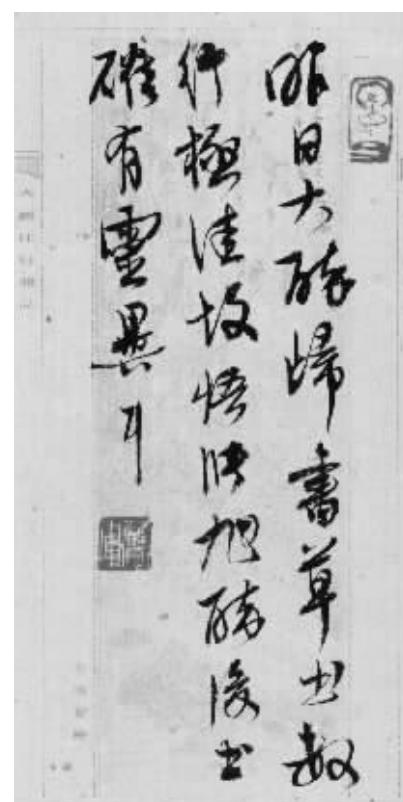
从最初的兴趣爱好到立志追求是每一个书家笔墨生涯中的一个关键;而在有志于学的阶段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更是关键中的关键。曹军在志学之年,走的正是一条“学院派”的学习道路。

关于“学院派”,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理解。一种专指近十五年来学院培养的书法硕士研究生群体;一种指美术院校中以书法的技术品位、形式效果为旨归训练出来的一批学生;还有一种强调书法训练过程中对传统深入、细致、持久的模拟,不论书家是否出自学院。黄敦先生在实践上主张淡化创作意识,扎实深入地深入到传统中去,不必担心“泥古不化”,而要提防“泥今不化”;在理论上重视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甄别而防止扑风捉影、信口开河。应该说,他的教学思想正是我们上述的第三种“学院派”。在曹军身上,我们看到了这种“学院派”精神的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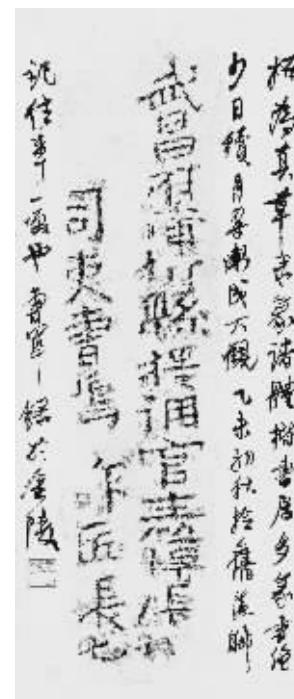
一方面,他们对传统的切入较为深入、细致,在笔墨技巧的全面性与组织能力的熟练性上有较强的优势。曹军曾经对帖学传统进行全面的梳理,从大王《圣教序》到智永《千字文》、到颜行、苏子、老米、王孟津,他都潜心临仿。他对每一家的学习,都力求做得到位,做得充分,在深入细腻的劳作中,体会每一个过程带来的快乐,这不比“心为形役”“心为物役”更具有创作的意味了吗?可以说,对名家书法的钻研乃是对清末以来帖学式微的一种主观拯救,这在流行症蔓延的当代书坛可以称得上极为机警的选择。

另一方面,由于技法的优势,往往对书法本体的研究才更为真切,从而将书法视为一门学科的意识也更为强烈。与创作实践中的严格、踏实相一致的是,曹军在理论研究中同样保持了严谨、诚实的治学态度,这在当代书坛也是难能可贵的。曹军近年围绕二王一脉进行了不少个案研究,如《王铎作品系年及其他有关问题》(与黄敦、周祥林合作)、《赵孟頫书法散论》《王铎与阁帖》《阁帖辩》《白蕉书法研究》等。个案研究的深入使得曹军有了一个扎实的理论起点,这就已经比套用文艺理论或是用几个新鲜名词术语涂抹一番的大文章聪明许多了。

近年来曹军的创作与理论有了一个相当扎实的基础,这不能不归功于他一段较长时间的“学院派”方法的训练。今后他要走的路还很长,或许有一天他对碑学产生了兴趣并写得十分精彩与现在面目全非了,或许他也乐于写写阐释文章提出大异旧趣的见解并表现出良好的理论素养来,反正放在我们面前的路很宽,该如何走便靠曹军发挥聪明才智去抉择了。



曹军《行书自作诗笺》



曹军《行书题明城砖拓片》

祖籍青岛,1974年出生于徐州,自幼即好古习画,七岁始收藏邮票、古钱,以一卷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民国残本启蒙,渐涉及玉器、竹木牙角器、名家书画等收藏研究。1997年拜朱新建先生为师,专注于书画学习创作,得心手相传十几年,又曾签约上海朵云轩,成为职业画家。擅山水,能书,偶治印。癖古,嗜茶,好收藏,精鉴赏。

现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民盟江苏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学会会员、南京博物院客座研究员、南京博物院特聘书画鉴定顾问、南京书画院特聘画师、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现代书法研究院研究员、江苏省收藏家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杂项委员会主任、扬子晚报鉴定顾问、苏州玉文化行业协会顾问、北京保利拍卖艺术顾问、太湖论坛艺术顾问等。

养得风神惬意中

□陆虹



马辉《画梦》



马辉《怀古图》

绘画这件事,本是个很私人化的事。它和一个人的个性、天赋有着很私密的关系。马辉属少年老成、中年意气风发者,他的印章中有“30以后自称老夫”“小名仕生涯”等闲章,其用意不言而喻,显然他是个很早就能想很多事情,以后还能把想到的事情做得很好的高情商的人。

把握纸、水、墨之间的中国画式的关系,需要一种很主观的认知,有人可以斤斤细巧,有人可以粗壮彪悍,老朱做足了市井的温暖,也给马辉一个瞭望中国画的平台。

马辉生活在秦淮河畔,那人夜月出、灯笼初燃、流光夺目的六朝生活,他虽未亲见,但人生之乐乐无穷的感觉,彼时今世是一样的。马辉品赏生活的乐趣,倒是越发热情起来。他在金陵有个小玲珑山馆,古色古香,三五知己雅集之地。玩于茶道,颇为讲究。喝何种茶,泡何种茶,用何种水,作何种手法,这类奢侈的享受对于马辉是生活的必修。

品茶的过程,实质怡心养情,让人宁静。养出的是一种超越技术外的情怀,淡定、悠然。马辉的绘画与老师朱新建不同,他虽也见识过老朱绘画里的俗世艳情,但似乎他更愿意享受他与生俱来的士大夫似的超然逸趣,他原是要生活在晚明往来如织的画船上的,他原是要见了张岱,与之称兄道弟共论女伶的。

这便是品味精纯,玩物养心的马辉。

马辉喜石涛的“出入有法无法之间”,进而“法自我立”,得无限生机、墨法流畅快淋漓的深邃之境。他将其中的氤氲滋养为营造我之境所用,马辉绘画里无不透着层层的我需之境。营造自我意境,事实上石涛是高手,马辉除学习石涛笔法的细节,更是学习石涛那四处弥散的情怀。他有石涛野逸,但无石涛荒寒,因为他内心是悠然温暖的。往往,图解式的山水画,并不能打动人心,绘画所营造的氛围是最吸引人的。中国的山水不只是看笔墨,更是看山水传达的精神。《庄子》书里心斋、坐忘的论述,就是养性的办法。而马辉是通过学习古人生活中那点精神的东西来怡养自我的性情。能将自身的学养、襟怀不着痕迹地融入画中,才为高者。对于马辉,技术的执着只能导致画面的匠气,而对茶理器物、掌中珍玩、中医药学、易经禅道的研习,是超越技术的养,是唤醒艺术家人格、激活生命意识的画外功夫,此时,马辉定是作于画而忘于画的境界。

马辉营造的山水之境有着文人特有的气息,不是简单地利用程式的嫁接,而是将自我生命的体验融入其中。看他的绘画,总有一种“醉梦相杂卧舟行,不晓世间何以愁”的闲散惬意之美。这是他不自觉的性情体现。他的山水是他陶醉世外的桃源,也是他与历史相遇的驿站。往往在暮色烟岚中,有种家归的亲切,即使虚蓬夜雨中,也是一壶酒,一竿鳞的快活之意。